# 穆堂初稿

穆堂初稿卷之二十二

臨川　李　紱　巨來

辨下

元年解隱公

元年猶云首年書稱元首明哉孟子論勇士左傳國書伐我俱以元爲首漢書班固序傳上正元服師古曰元首也故謂冠爲元服民爲黔首亦曰黎元元之爲首實本義也至於數次所自起多稱元不稱一上士曰元士長子曰元子歷始曰歷元解試省試廷試其第一人皆曰元

本朝國書謂一爲額木謂首爲烏朱凡次數之始皆稱烏朱不稱額木然則次數以首爲第一葢古今之通四海之廣無不同然無庸立佗義者也書堯典月正元日註云朔日羅氏路史云元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卽位稱元年古之史皆然非春秋始爲法也故公羊謂元年爲君之始年其義已足自董子以爲視大始而欲正本遂開穿鑿附會之端何氏休註乃云變一爲元元者氣也其謬已甚杜氏預謂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亦覺支離胡氏安國更推元至乾元坤元體元調元又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元字固有此意然

施之元年實非本旨試如其意以某公元年爲某公仁年某公心年何可通乎故諸說皆無取獨以公羊之說爲是

北杏稱人解 莊公十三年

四國稱人范氏甯以爲諸侯何氏休以爲微者劉氏敞張氏洽以爲大夫當畫歸一說不可雜然並存觀李氏廉始霸之辭云云當從范氏之說蓋齊爲齊侯左氏公羊之經文也諸侯列於會而後位定左氏稱以平宋亂則宋公安得不親至權衡駁之豈篤論乎若貶諸侯意亦不可少否則聖人全與霸矣邵子謂五霸功之首罪

之魁自應有貶有褒則堂家氏駁胡傳謂無貶固非是鄭氏玉闕疑又謂此齊侯當從穀梁作人則曹南晉宋公城濮書晉侯將悉改爲人耶又按宋閔之弑宋人自帥討賊而賊敗尋請得而醢之固無俟齊桓之討也闕疑又安得以討賊責齊桓而因而人之乎邵氏寶謂人諸侯所以人齊此說尤誤凡魯會諸侯當貶而稱人者則書公會某人故曰人諸侯所以人公爲親且尊者諱也齊乃他國經欲人之卽書齊人何必爲此迂文曲筆至穀梁經文齊侯作齊人自當從左氏公羊作齊侯爲是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李氏廉始霸之辭例以曹

南城濮碓可據乎三國稱人或以爲貶辭或以爲衆辭二義俱有葢論天子錫命之法則爲貶論諸侯推戴之情則爲衆經之書人情法兩盡功罪不相掩

日食不書朔解 莊公十八年

穀梁以不書朔不書日爲夜食謂合朔在夜則日食于地中或食于亥子之交跨歷二日故不書朔郭守敬授時歷有帶食之法謂見初虧不見復圓則復圓在夜見復圓不見初虧則初虧在夜若初虧復圓皆在夜則不用推算以其不見故也然則經何以知其爲夜食而書之耶曰以楊氏士勛所引徐張之說謂星無光臬無影

則知之矣安溪李先生曰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之作歷也上溯往古必使千有餘年日食嘗在晝月食嘗在夜蓋不書朔日者陰雨食也陰雨食則國都不見而他處見之非靈臺所及視則未知其爲正朔與朔之前後與是以國史闕之也此說固然然靈臺不見而國中他處見之日時猶可攷也烏得不書日朔且日月推遷遲疾相從不能禁其交之不在夜穀梁既立其文楊疏又徵其測驗之法夜食之說殊未可廢惟是自襄十五年以前日食十有九而不書朔者凡九襄二十年以後日食十有七而不書朔者絕無不應襄

十五年以前日食屢在夜而襄二十年以後則日食恆在晝也然則不書日朔之義奈何豈期世遠多闕文耶抑歷官有疏密耶按歷家之論合朔也有平朔有定朔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算某日某時刻合朔是爲平朔然日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於平行爲某日某時刻日月實相會是爲定朔古用平朔漢初猶然故有食用朔之前後者是穀梁所謂食晦日食既朔而左氏所謂官失也至劉洪乾象歷始用定朔然後非合朔不食然則左氏所謂官失穀梁所謂夜食趙氏匡所謂闕文蓋三說合而義乃全矣又按張氏洽駁何註謂日

食不專應魯著凶乎天下其說似矣然後漢書論日食以其所食某度分野占之是日食亦可以占一國也

晉奚齊稱子解 僖公九年

經書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云公羊以爲未踰年君之號而穀梁以爲國人不子先儒多從穀梁惟劉氏敞蘇氏轍以爲不可細思經旨覺穀梁之說傷巧誠不如公羊之說平正而無病也夫奚齊與卓子俱爲晉獻所獨愛荀息所獨立而非國人所共戴也豈有與哉不子奚齊何以獨君卓子胡氏從穀梁立論甚辨至於卓子乃又反之於卓子則責里克於奚齊則責

獻公豈法之平耶蓋一年不二君奚齊未踰年故稱子卓子踰年故稱君耳趙氏匡引齊舍爲証謂穀梁義是不知弑舍稱君穀梁固自發傳矣其言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若未踰年得稱君則穀梁不當駁問矣正惟舍無罪而商人之罪重故特起異文而稱君奚齊不當立里克不當殺均有罪焉故以乎詞書之而稱子不應以稱君爲異文又以稱子爲異文也左傳亦云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余故從左氏公羊而舍穀梁之說

滕子稱名解 僖公十有九年

胡傳謂見執者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所在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耳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此說非也先儒謂齊桓創霸使小國之賦附於大國以聽徵發故自北杏以來若滕薛莒杞邾郳滑宿小邾顓臾介鄣葛牟之屬衣裳兵車皆未嘗與其大國如秦晉遠國如燕徐則猶無論何獨以不與盟會責一滕耶至謂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則傳無事跡傳會臆揣

欲以此罪滕而書名法愈頗矣然則滕子何以名礮所
謂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失地卽其罪也若因書名而
必別求其罪則諸被執者十有三彼負芻弒逆而不名
或以爲譏天王失刑若鄭之從楚莒之病曾罪皆浮于
滕而何以皆不名耶彼皆未失地旣執而旋復也惟衛
君别立曹田旣分故衛鄭曹襄於其歸也名之而嬰齊
執而不返故卽名於被執時耳此傳惟陳氏傳良深得
聖人之意凡用胡傳罪滕之說者皆無取焉

衛成公名不名倂 僖公二十有八年

諸侯失地則名未失地則不名此定法也衛侯之奔何

以不名其歸何以名耶曰衛侯之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國故衛侯之國也是以不名也其歸也疑叔武爲篡已而殺之是自處於失國也是以名之也胡氏安國以爲晉文修怨而逐衛侯故不名衛侯以著晉罪考之左傳晉特不許衛盟而已未嘗逼逐衛侯也且晉文君臣之謀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爲取威定霸之大計故致師於曹衛耳未嘗一言及于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旣敗楚師則執者可旋釋而出者可旋反其不爲修怨亦明矣晉文規模甚弘遠說者輒以區區恩怨淺測之則曹衛固

有怨矣楚成獨非有德者乎而何以必欲致而敗之也
耶故衛侯不名之說以陸氏淳劉氏敞之說爲主若胡
傳張註皆非經意

至圍許解　僖公二十有九年

會通以致圍許爲晉文霸事之急非也齊桓之會不致
而致伐楚伐鄭豈亦桓之伯事急乎凡經書公至皆致
本事陸氏淳纂例謂以二事出者四或致前事或致後
事僖六年伐鄭遂救許襄十年會柤遂滅偪陽皆致前
事僖四年侵蔡遂伐楚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皆致後
事汪氏克寬依附此說因謂此年僖公不以王所致而

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不知陸例既未安而汪說則尤非也偪陽伐鄭經皆致會則滅亦會滅伐亦會伐不特柤與蕭魚得稱會而已是偪陽非致前事蕭魚亦非致後事也召陵之師以伐楚出侵蔡其發端耳新城之圍以伐鄭出救許其遂事耳故亦各致本事非召陵致後事而新城致前事也左傳稱溫之會爲討不服是實爲圍許而出故以本事致正與召陵新城同一義例乃汪氏於召陵致伐楚則以爲大齊桓之功於新城致伐鄭亦謂與致伐楚同獨至晉文圍許則譏其

心不尊王事同而罰異經之旨豈如是乎且汪氏於齊桓圍鄭因嘗與晉文圍許並稱矣以爲齊桓圍鄭所以討其逃首止之盟晉文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爲王室討故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所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霸之功意葢謂此旣以爲王室討忽又以爲意不在尊王二人之言前後互異此豈可以釋經也哉三傳而外辭義違背者不勝駁也汪氏此說爲大全所采又世之學者承襲已久故爲辨之如此

三望解　僖公三十有一年

三望之解凡五皆非也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胡氏安國用之賈逵服虔以爲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氏預釋左氏用之鄭康成以爲山川在封內者徐州魯地三望蓋海岱及淮范氏甯釋穀梁用之劉氏敞以爲星辰山川趙氏鵬飛以爲淮濟岱岐出至於如此而其實皆非也分野星之說攷之經傳不在望祀杜氏所主固不可用鄭氏趙氏以爲境內山川則諸侯所得祭常事耳何必書且徐爲徐國不皆屬魯魯頌至於海邦蓋謂保鳧繹而荒徐宅沿海之邦皆來率從耳非海邦皆魯封也公羊以河海爲封外之事合於魯郊非禮之意然望祀

所及不獨此也凡望而祭者皆曰望故何氏釋天子方望以爲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有六既已推及境外何由知爲此三者耶何氏謂魯獨祭其大者謂泰山河海爲大豈日月星辰謂之小乎劉氏敞以爲星辰山川庶幾近之然謂之三望當實有所指不得泛及望祀也周禮大司樂分樂而祀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既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別有四望也

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乃四望曰祀山川曰祭是四望爲天神之屬山川爲地示之屬山川不得列於四望也祭祀各從其類故後郊社之禮亦以日月星辰風雨從祀於圜丘嶽鎮海瀆從祀於方澤後人徒以虞書有望於山川之文遂以泰山河海之屬目爲三望不知山川雖在望祀之列其於郊天之望何涉哉然則四望何神耶鄭註賈疏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之說疑天非一神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以祀屬天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其實六變之樂姑洗在焉天神皆降別無四望之神是四望統於天神矣然則四望者天神

之屬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天子四方望祭故日四望亦曰方望魯虛一方讓於天子故曰三望猶樂器之曲縣亦虛一面以讓軒縣焉耳若山川爲地示之屬固不得列於郊祀之望也

彭衙書及解 文公二年

彭衙秦地也秦晉接壤秦師未出境而晉師逆之遂敗之於秦地故書晉及及者主客之分主乎是戰而非功罪之所在也胡氏安國乃以書及爲罪晉又謂敵加於已已有罪焉則引咎責躬已無罪而不義見加則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之天子方伯若遽然興師與

戰是謂以衆攻衆斯言也可謂闊於事情矣當時周室衰微雖告於天子豈能止侵伐之暴胡氏固嘗有言天子能治諸侯則春秋不復作矣若謂告於方伯則晉國霸主也又將誰告晉自襄王彤弓之賜文固始霸襄實繼霸鄰國有相侵伐者晉猶當起而問之况敵加於已乎敵加於已必待告於天子方伯而後應焉則敵已造其國都而宗社墟矣孔子夾谷之會萊人不退則司馬之武備必用雖首足異門而出不害其爲專殺也胡氏之說非及乎正義南宋之衰以相忍爲國皆此種腐論實啟之矣

宋華孫書來盟解 文公十有五年

春秋褒貶一視經文爲主其文同者其義亦同其義異者其文亦異其有美惡同辭者必大美極惡灼然而無疑乃不以爲嫌否則未有同辭而異義者春秋來盟不稱使者三高子屈完皆以爲褒不應華孫獨爲貶也當日宋公昏庸因高哀來奔疑魯爲哀所間故使華孫來魯可盟與否未與成命而華孫卒與魯盟以紓國難正如楚子使屈完覗師而屈完遂盟於師齊侯使高子覗魯而高子遂平魯難故皆不稱使也乃胡氏安國於屈完高子不言使則以爲權在完權在高子嘉其能服義

與定亂於華孫不稱使則以為專行而無君何同辭而
異義耶無君之說始於穀梁然穀梁以稱官為無君之
命未嘗以不稱使為無君之辭葢為其君昏庸不知使
華孫修好而華孫能自盡其當官之職故稱官耳豈謂
華孫有無君之心故專行無忌而不待使哉至於華孫
不名與高子正同閒有不當名而名為貶未有當名不
名而不得為褒者胡傳乃謂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夫
外臣來聘自命大夫而外則皆名之春秋以道名分華
孫義不繫於名孰為義當繫於名者耶胡傳又謂稱華
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乘此政及其

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譏其承命亟旅之辭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春秋此義蓋欲後世賢者之類功臣之肖然後委之以政斯言亦非也經於魯臣固未有直稱季孫叔孫仲孫臧孫而不書其名者齊仲孫來亦稱孫也何以不發此義且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亦未必合於聖人之義庭堅之裔貫產廉來吉甫之後詩刺尹氏果不賢耶不必其先之不賢鯀則殛死禹乃嗣典蔡叔違命蔡仲邁跡果賢耶亦不必其先之皆賢督誠弒逆然春秋所書不賴寵而出奔許討賊而後入於華元之得正

者亦督曾孫也何獨不以督貶賢哉家氏鉉翁疑華耦爲公子鮑黨亦非也鮑所恤而結爲死黨者皆桓族耳華爲戴族鮑既篡位耦亦旋卒而代以桓族之蕩虺安知耦非忠於昭而發憤以卒而顧亟皆之乎春秋宋司馬華孫來盟之義惟孫氏覺謂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華耦懼四鄰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爲稱其官其言深得聖經之旨而張氏洽亦亟取之賢於胡氏遠矣

會晉師解 宣公元年

胡氏傳謂春秋立法君爲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
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
不可以爲訓其曰會晉師乃謹禮于微之意此蓋本公
羊君不會大夫之說於理似正而考之春秋則猶有所
未合也謂臣不可疑於君故君不會大夫則會師既然
會盟亦宜然乃文十四年盟新城以晉趙盾列數於諸
侯之下而不嫌其疑於君何耶僖二十五年盟洮則有
莒慶二十六年盟向則有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則有
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則有齊國夏皆以君會大夫
經文列敘而無異辭何其不謹於禮耶是公羊之說未

可全用而胡氏亦誤因之也春秋之法惟內君特與外大夫盟則有尊親之諱或沒公而書及或外稱大夫而不名若有他國之君參與其間則事異特盟義無私諱又既有同列不爲屈辱且其來會之臣皆國卿也自非有罪不容貶而書人是雖欲諱而無可諱矣然則此書晉師而不書趙盾者蓋義係於師而不特諱禮於微也師與大夫等耳好會以同會之人爲主征伐則同行之師並重義係之大夫必書其大夫君臣之嫌雖欲避之而無可避也義係之師則師可書不必大夫也然後君臣之嫌可得而避而非謂君、大夫皆能諱而不書也

杜氏預謂兵會非好會深得經旨李氏廉以定八年會宪駁之不知彼為公特會故為內諱之辭孔氏穎達所釋明甚今以杜孔為主凡譏禮於微之說皆無取云

楚鄭侵陳宋解 宣公元年

宣公元年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此春秋予楚以霸之辭也胡傳謂楚書爵而人鄭為貶其附楚以病中國楚未達於霸主獨書爵之義也凡始霸者獨書爵若北杏之齊曹南之宋城濮之晉是以伯主書爵所謂以權予之從之者不書爵所謂以正誅之楚稱子鄭稱人是予楚以霸也霸之始興也在講信修睦故齊宋之會以

玉帛其旣也在伐叛禁亂故晉楚之會以兵車雖然楚莊在位六年矣至是而予之以霸何也以其能討宋也盟兵車之會匪以啟戎將以止亂詩稱君子如怒亂庶遄已世衰道微亂臣賊子肆行而莫之禁則有能討亂賊者亦從而予之而楚莊從前之征伐尚未能如此役之名正而言順也或謂楚兼侵陳妄見爲霸討曰陳氏傅良釋之矣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陳氏際泰曰五霸之舉未有先及於弑君者及之自楚莊始宋卯之亂也汲汲爲少西氏之亂也汲汲爲然則予之以霸豈不宜哉胡氏又以晉侵爲濟師

掠境肆爲暴虐則召陵侵蔡其誚之何皆信手立義不顧全經不可以釋春秋者也

萬入去籥解 宣公八年

案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此以萬爲武舞籥爲文舞也乃簡兮詩毛傳則以干羽爲萬舞以爲文武二舞之總名朱子作集傳亦用其說然考之鄭箋則不從毛傳而直以萬舞爲干舞與公羊說同孔氏正義釋之云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籥舞萬者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

日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且此萬舞併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材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此言干戚舞下言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孔氏詩疏如此而此條依傍杜註又以初獻六羽傳明註杜意謂將萬而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及攷初獻六羽孔疏則又引劉氏炫語謂將萬問羽者此時萬羽俱

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㳟孔疏於簡兮之詩旣取鄭箋而駁毛傳於六羽之傳則取劉炫以助公羊而此條依違於杜註㳟亦非其本懷矣王氏樵引子元振萬而文夫人以爲習武備以證萬爲武舞則萬舞爲干舞明矣呂氏謂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夫果不用籥卽不必入矣何必俱入而後去之經所謂萬入去籥者謂萬則入籥則去故孔氏以爲別文豈謂萬統於籥哉呂說雖朱子所取未可以駁公羊也

丁亥楚子入陳解宣公十有一年

宣公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先儒不辨於入字之義因先書殺後書入遂爲穿鑿支離之論而經義益以晦宜歐陽子之病傳註也穀梁傳云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于陳也經明書曰陳夏徵舒而曰外徵舒於陳可乎爲陳之臣弑陳之君故罪無所逃雖陳靈昏淫而不以貸其責也外之於陳又烏足明其罪哉故傳云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稱人以殺討賊之定例何必先書乃見其功書曰以入戕小之逆辭何必後書乃見其罪經書丁亥於殺徵舒之下是殺徵舒不待丁亥也書

丁亥於入陳之上是丁亥以前未嘗入陳也書法足以
明功罪而必欲顛倒事實之後先聖心豈如是之迂曲
乎然則徵舒陳人也未入陳何以得殺之耶曰此以入
字之義攷之以徵舒弑君之事實求之則知之矣春秋
之法造其國都曰入國都者君之所居宗廟朝廷之所
在也敵至於是然後曰入若攻其四鄙掠其外地不過
曰侵曰伐曰圍曰取而已不得言入按左氏陳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出自其廐徵舒射而殺之是
徵舒弑靈在其私邑不在於陳之國都也故詩詠陳靈
公之事曰株林曰株野王氏釋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

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𣠶爲夏氏私邑曰林曰楚則去國都也愈遠矣弑君之人必不敢復入國都楚莊就其私邑執而殺之然後以丁亥造其國都乘亂而縣陳是殺徵舒固在前入陳固在後也聖人何所用心於其間哉胡傳又云仲尼重傷中國深美楚莊討賊之功故特從未滅不稱取陳而書入此說亦謬凡取者據而有之入者得其地而不取莊固因申叔時之諫封陳而不縣鄉取一人以歸焉可固不得謂之取也使滅縣陳則且書滅豈但書取而已乎趙氏鵬飛亦嘗駁後書入陳之說而未能窮究所以先殺徵舒之故因疑左氏爲誤書

故先儒不甚信從耳安溪先生訓先書殺後書人
陳爲先功後罪意亦未安經未有以書之先後明功罪
者張氏洽有始書再書云云葢乎敘經文非謂書法在
是也

# 穆堂初稿卷之二十三

臨川 李紱 巨來

## 論上

### 乙亥嘗論 桓公十四年

公羊所謂不如不嘗激詞也猶云如不祭云爾乃甚言其嘗之不敬非眞以嘗爲可廢也趙氏匡劉氏敞蘇氏轍並駁之太泥亦太苛殊未得公羊立言之旨注雖有廢祭之說何氏自謬不可以累傳文也穀梁所謂未易災之餘者以御廩所藏爲奉祭時既春之米也故曰御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劉氏權衡駁之云

壬申之日災乙亥之日嘗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此則以御廩所藏為未舂之粟也故獨以乙亥嘗為失時而不敢不敬之説趙氏鵬飛亦云災與嘗自二事災以著天變嘗以著不時劉氏之説與穀梁異考之於禮似劉氏為勝孔疏引月令神倉以釋御廩又引周禮廩人之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舂人是御廩所藏固未舂也生民之詩曰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而卽繼之曰釋之叟叟烝之浮浮中間無復以米藏御廩之事壬申至乙亥中間僅二日耳若粟未出廩則舂揄簸蹂且釋且烝二

日之間必且無及李氏廉亦以兼旬之說爲非自穀梁以來先儒多兼用不時不敬二義然於事不合卽於理無取故悉刪舊解而獨主劉氏之說

齊桓公非專封論 僖公元年

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公羊並以專封責齊桓而楚邱爲甚穀梁頗從之漢唐以下解經者靡然無異辭而其實非也封者本非諸侯而立以爲侯如田和韓虔趙籍魏斯謂之封焉可也否則其國已滅如楚漢立六國後亦謂之封焉可也邢衞杞故諸侯無庸封邢自遷淮夷病杞皆未滅衞亦未嘗滅也經書狄入衞而已入不得爲滅春秋所書若宋衞入鄭荆入蔡晉入曹楚鄭入陳吳入郢越入吳定五年越入吳哀十三年又入皆未嘗滅左氏紀滎澤之戰稱衞師敗績遂滅衞盎君死於戰曰滅如栢舉書胡

沈云爾非其國滅也狄逐衛人國人夜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而已未嘗據其國而有之也衛之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則復立衛君者宋桓非齊桓也齊桓所遣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之而已非遺之也（文公元年車止三十乘故知非遺之）歸公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歸夫人魚軒重錦皆恤患之誼非以為封國之禮也安得以尊封責齊桓哉衛猶如是況邢與杞哉然則三城書法不同何也曰三城亦各據其實書之耳城邢之再書三師非美之也三國之師以正月救邢至六月

邢遷于夷儀既遷而後城之文義間隔不容不再稱三師也凡君將不稱師稱師則三國之君未嘗親救邢也凡將尊師少則稱將將卑師衆則稱師稱師則三國之將卑不足書也君未至不可書諸侯城刑將卑不足書不可書諸侯之大夫城邢若止書城不書城之者則似魯之城之承上邢遷又似邢之自城然則不再書三師將若何而書之哉楚邱之直書城亦非不與桓公專封也左氏言諸侯城楚邱而封衛不書所會後也攷定之方中夏十月周十一月也春秋書春王正月城楚邱則夏之十一月也楚邱宮室夏十月已成而魯獨後會故

不書諸侯而自書往城之役非畧桓也凡諸侯之事魯在會則書不在會則從赴告魯會既後而赴告或未及即不得書否則恤衛之勤宋桓首事立其君助其民而不書于冊豈亦畧宋桓乎緣陵之城穀梁以書諸侯爲散辭以明桓德之衰似矣然葵邱之盟諸侯不再敘不以爲散辭而以書日爲美何耶攷會鹹之後書秋九月大雩則僖公歸矣又書冬公子友如齊則齊桓亦歸矣然左氏言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是齊會之君雖歸而諸侯猶有在者明年春城緣陵則戍周之諸侯也諸侯城之而魯不與焉故書諸侯城緣陵耳

葢葵邱之盟書諸侯知宰周公之不與盟也緣陵之城書諸侯知魯之不與城也皆據事直書而已其美惡則見於事戎狄病諸夏諸侯分災而救患焉皆美也三國未亡而推求書事之詳畧因以專封文致齊桓之罪豈聖人作經之意也哉

## 晉人敗秦於殽論 僖公三十三年

殽之戰左氏無褒貶而歸重於先軫之論是秦曲也公羊穀梁皆謂狄秦人晉雖並罪二國而責晉意輕至胡氏安國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即戎爲惡之甚又比先軫之謀于杞子於是晉曲幾與秦等其於當日情理毋乃悖乎秦自圍鄭之役背晉戍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而從子犯之請則秦已當擊矣載觀不哀吾喪之言是晉文卒而秦又不弔也（呂相絶秦亦云文公即世穆爲不弔）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先軫固非過激至以墨衰即戎爲不可則古人有行之者徐淮並興魯公凶服命師費

誓一篇列于周書夫豈不義而聖人取之或謂督拒門
庭之寇晉徼鄭國之利不可以並論此又不考之甚杜
氏謂滑國於緱氏則今河南府偃師縣地也殽在弘農
則今河南陝州晉師備秦所築曲沃之城在焉汌岡近
晉殽則晉境也晉爲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
遠地猶當救之況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之同姓以
視東郊不啟亦復何異晉之君臣豈得宴然而已彼固
將繼先君之志爲子孫之謀而反斥爲忘親可乎且誦
詩讀書必論其世攷春秋之初四夷暴横南有楚北有
狄西有秦爭爲雄長陵王室覆友邦楚滅弦滅黃取徐

狄滅溫滅衛伐天王而出之秦敗晉於韓而執其君齊桓經營三十年不能盡制也蓋自晉文之興然後西結強秦北逐狄人復溫邑以會諸侯而朝天子南破楚於城濮熊羆撤戍遁入方城天下肅然無敢犯宗周凌寡小則晉霸之功也乃秦雜西戎習於貪鄙一旦見利忘義背晉而戍鄭晉文甫卒無故遣三師襲鄭滅滑蓋楚狄之禍復見於西矣幸而晉襄奮起邀與姜戎敗之于殽匹馬觭輪無反者然後終春秋之世秦不敢越晉而圖東諸侯是制狄與楚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殽師之烈比于城濮而顧重嘗之必欲晉襄牽已絕之舊

好守居廬之曲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爲孝墮先人之業絶四海之望將使南楚北狄相視而起而秦之吞二周也亦不待春秋之後矣然則晉何以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爲善釋穎而戰是亦有罪焉耳諱而稱人若晉子未嘗親行者然陸氏淳所謂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故削胡傳存陸氏諸罪晉之說皆無取焉若程子以書人爲衆辭謂秦不道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也亦然此與陸說又異然亦不以書人爲罪晉並存之可也

## 楚商臣論 文公元年

唐郭瑜對世子弘謂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此正合於聖人之旨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弘天性仁愛故卒不忍讀耳非瑜誤陳經義以春秋爲可廢也胡氏安國深貶其說謂身後惡名不足以係亂賊之邪志而懲於爲惡又曲引董子之論寬篡弑嚴首惡累數楚成之罪而以商臣爲不待貶亂春秋之名分失輕重之權衡未有甚於此者夫春秋繼詩而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美刺之微尚足勸懲況於褒貶之顯者乎舉少者楚之舊事置宮甲楚

之常制皆不可獨責熊顙多愛固非然非為子者所敢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亦惡知潘崇遂導以為逆婦人之言影響疑似安知其果有廢黜之實或以潘崇欲居大事之功而借聽於易惑之口此數者皆中主所不免乃謂楚成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後然肆口以其及為宜嗚呼天下豈有宜弑之君父哉亦多見其自比於亂賊而與於弑逆之甚也昔羅氏從彥釋虞舜順親之旨謂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氏瓘聞而善之曰必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嘗見有不是處耳今胡氏設淫辭而助之攻以

楚成爲首惡謂商臣不待貶而又以身後惡名爲不足懼傷教害義亟削之不可以惑後世而啟亂臣賊子之心也

## 鄭歸生弒君論 宣公四年

鄭靈之弒先儒誤解左氏傳意多誚公子宋為始謀而公子歸生爲脅從遂橫生意見爲明微辨疑之說不知其不審於當日之情事而無當於聖人之旨也小人之情必有所恃也然後敢動於惡宋不憚君而敢於染指其必有所恃矣弒君何事宋出而直謀之歸生是宋之所恃者歸生也且不曰謀弒而止曰謀先是歸生之弒械已成而特未遽發也歸生不曰不可弒而僅曰憚殺是故欲弒君特躊躇焉而未敢先也歸生位正卿握兵柄而宋特附之者耳知歸生有逆謀而又懼君之誅已

故以譖速其事其實弑靈之謀在歸生先定弑靈之事惟歸生能行則直歸生弑君而已宋安得爲戎者哉陸氏淳之言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昔之以爲首惡戒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爲此也非也宋果弑君而不書於經後世何由知之乃以爲易知何耶縱宋爲逆者罪莫大豈宋身爲逆罪反小乎以此立教是使天下之人不妨於爲逆而特不可縱人之爲逆也以此明微是微者明而顯者反晦孔子修春秋亦安知後有左氏以子公之事詳之於傳也哉蘇氏轍之言曰宋首弑

君其罪不疑書其不疑則歸生可得免也歸生之罪成于不得已疑若可免也書其疑者而其不疑者可知也夫使無左氏傳方不知宋爲何人彼不疑者何從而知之且二人同弑宜書其罪之重者畧其罪之輕者書曰罪疑爲輕今釋其不疑者書其可疑者是罪疑惟重也而可乎蘇氏又引宋襄使邾子用鄫子於次睢之社謂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意亦猶是不知先儒固謂邾爲國君不當爲宋所使且邾固屢暴鄫者其後邾伐鄫戕鄫子於鄫豈亦宋襄使之耶程子之解號爲精當其於此條乃亦仍先儒之誤而以歸生爲脅從其言曰有欲

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刦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刦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刦者信斯言也是法與教殊也夫禮樂政刑同一理而已矣弒君與刦殺理之所不可者也以理而禁之於未然則爲教以理而治之于既犯則爲法烏有法之所先乃爲教之所後者哉春秋誅意之書也豈肯舍刦者而罪殺者彼歸生固將弒君而宋特刦之使速焉耳乃遂以爲與亂彼刦而已是皆不審於當日之情事故爲委曲之論以求合於聖經而不知其闕於理也惟吳氏澄斷以歸生爲亂臣之首以必有所不獲

於新君者而姑假手於朱然後情與罪合若陸氏所謂
明徵蘇氏所謂辨疑程子所謂法與教殊皆於理有未
安並爲論著以法羣惑

陳洩冶論　宣公九年

洩冶諫君而死忠莫大焉乃先儒多爲不滿之說者不明于稱名之義而又誤釋孔子引詩之辭也傷教害義病于經旨不可以不辨禮稱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死而名也宜矣大夫既死雖賢如仇牧亦書其名許人臣者必使臣也季友仲遂卒而書字葢以著其生而賜族之罪非所以爲褒也宋殺其大夫而不名葢義繫之大夫不繫之其人且司馬司城固皆以不能其官而書官耳非以爲可貴而不名也子哀之奔未嘗死也叔肸之卒則亦生而賜謚者耳不可以爲

例也夫國亂無政君臣宣淫國既危矣朱子釋危邦不入之義謂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耳爲陳之臣食陳之祿此正君子致命遂志之日以死生爭之而不悔者乃經生無識不明于大夫死必書名之義傅會牽强鍛鍊周內杜註則罪其直諫以取死胡傳則規其潔身以去亂將使鄙夫藉口非緘默以取容即見危而避害墮犯顏敢諫之氣長頑鈍無恥之風其爲忠義之禍豈不烈哉葢杜氏預誤以司城司馬書官爲貴而不知洩冶義繫之其人胡氏安國又徒知子哀來奔書字爲賢而忘乎洩冶之見殺皆不知

大夫死必書名之義故爲是紛紛耳若夫左氏所載孔子之言則亦杜氏誤解詩辭而非孔子之譏洩冶也板之詩凡伯哀其時君殘臣慢故謂民方習於邪僻毋又自立邪辟以示之法耳杜氏乃謂邪辟之世不可立法是邪辟者聽其終於邪辟不必爲之救藥有此理乎孔疏曲明杜說悖謬尤甚又引家語之說以爲死而無益不知家語當漢末已失安國之舊王肅謂好事者竊杜氏意緣飾左氏而爲之耳豈足信耶孔子之言不知有無然援以板詩之意威儀迷善人尸喪亂蔑資且隨其後而君臣泄泄曾莫之省其於陳之時事若合一轍孔

于引詩蓋直以凡伯之忠許洩冶豈有所譏貶于其間哉此經當刪杜註孔疏節去胡傳後半而專以穀梁殺無罪之說爲主

# 穆堂初稿卷之二十四

臨川 李紱 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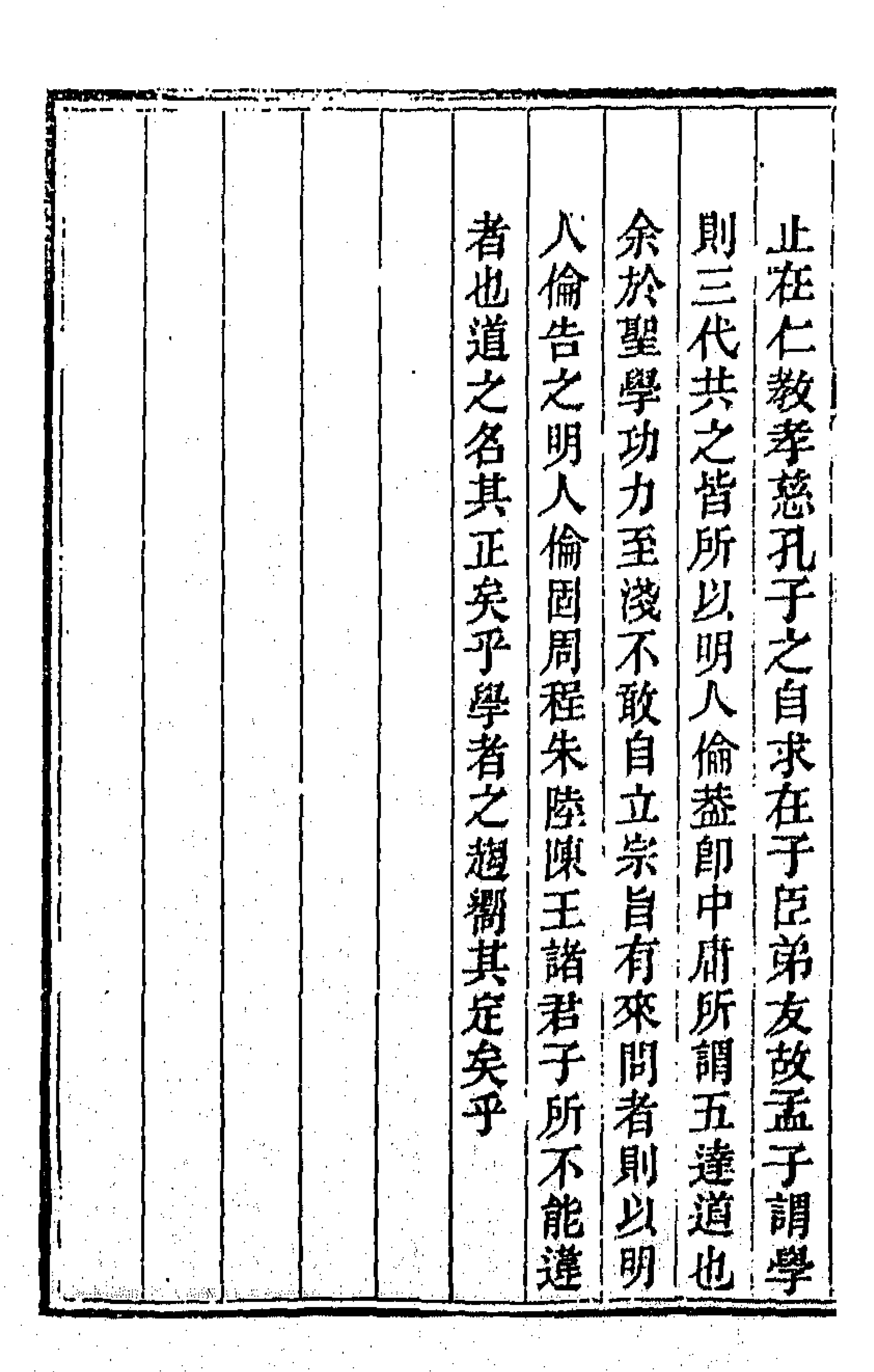
## 論下 議 贊

### 中庸明道論

道猶路也凡道就所行者言行必有其實指其實行乃不迷中庸一書子思爲明道而作第一章止渾舉道之名義尚未詳道之實際如作文之有冒蓋發端之辭云爾謝秋水先生乃謂首一章足以正道之名而定學者之趨向未也必如哀公問政章實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然後道之名正而佛老二氏不得依

附而假託焉如子思作中庸止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而已則二氏之徒未嘗不妄引天而謬談性此曰天彼亦曰天此曰性彼亦曰性烏足以正道之名以定學者之趨向哉南宋以後諸儒與二氏辯者誤解本天本心之說終日言性言心言命論愈多而聽愈熒惟實指五倫為道然後二氏之徒無所容其身無所置其喙此中庸之功之所以為大而道之所以明也至於論道之功效中和位育亦渾舉之辭二氏之徒猶可依附假託必就五達道而推之於九經然後為性道教之實際而二氏不得而依託焉廬陵胡氏士行釋侗晉云典敘禮秩

天命之謂性也五惇五庸修道之謂教也其論切實而世之論學者不盡在於是也彼見自宋以來儒者各有所主以爲立教之法周子曰主静明道程子曰定性伊川程子曰主敬朱子本主敬之說而益以兩言曰窮理曰躬行陸子曰辨義利求放心白沙曰静中養出端倪陽明子曰致良知遂亦妄舉一言以標宗旨不知先儒亦各有躬行心得之妙因舉其所得以示學者爲用功之法耳然指其用功之法未實指其用功之地則異端邪說猶得影借誠不若實指用功之地之爲愈也用功之地人倫而已矣唐虞五教不過教以人倫文王之敬



止在仁敎孝慈孔子之自求在子臣弟友故孟子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蓋卽中庸所謂五達道也余於聖學功力至淺不敢自立宗旨有來問者則以明人倫告之明人倫固周程朱陸陳王諸君子所不能違者也道之名其正矣乎學者之趨嚮其定矣乎

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論

古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成其聖者伯夷是也古有降志辱身以成其聖者柳下惠是也而孟子並以百世之師稱之蓋其悲天閔人之志同也惟畏天命而閔人窮故柳下惠降志辱身以成其志然三黜不改其直三公不易其介則志固未嘗降而身固未嘗辱也吾於狄文惠李文正二公之事深有感焉後人刻論前賢於史事未嘗詳攷偶聞一二稗官小說見狄公有盧姨事女主之譏李公有伴食中書之咏輙妄加譏議實未能深知二公之本末也嘗攷新舊唐書及通鑑綱目諸書中

宗以弘道元年癸未十二月即位明年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因裴炎之奏廢中宗立豫王旦爲皇帝改元文明即睿宗也以旦幼爲辭后因御殿臨政九月改元光宅然睿宗之爲皇帝固自若也且爲睿宗立太子全乎帝制特不得行政事耳三年后歸政于皇帝睿宗審其非誠讓不敢受乃復臨朝梁公是時未在朝列垂拱二年丙戌始以梁公爲冬官侍郎旋出爲江南安撫大使五年洛水獻瑞石通鑑稱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是時武后止稱太后睿宗仍稱皇帝永昌元年大饗萬象神宮太后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武氏

尙稱太后至天授元年庚寅九月后始稱帝改國號曰

周以睿宗爲皇嗣皇太子爲皇孫改姓武氏其事始於

御史傅游藝所請后初不許而宗戚百官四夷合六萬

餘人請如游藝言其議始行梁公此時仍未在朝游藝

雖以此躐位平章明年卽下獄死而洛陽人王慶之等

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武后大怒命鳳閣侍郎

李昭德杖殺慶之后意固在李不在武故昭德旋以姑

姪之說進后深然之尋奏右相承嗣權太重卽罷承嗣

以昭德爲平章是武氏猶可順而導之不必逆而攻之

且梁公未嘗不逆而攻之也是年九月始由汝南名梁

公同平章事明年九月來俊臣卽告公謀反下獄公對簿謂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公之心可以見矣當時雖有伏罪減死詐詔然判官王得壽教公引平章楊執柔可免死公抗言皇天后土遣仁傑爲如此事因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公寧死不引執柔以求免豈因詐詔誣伏以求免哉比俊臣詐爲公謝死表乃貶彭澤令公初相時心蹟葢如此嗣是又六年至萬歲通天元年丙申冬十月始改授魏州刺史明年神功元年丁酉來俊臣誅是冬閏十月再召公同平章事時武三思方謀爲皇太子公卽力諫以姑姪母子之

說進勸后召還廬陵王又以鸚鵡折翼雙陸不勝之夢勸之明年戊戌三月中宗即召還東都九月即立爲皇太子吉頊雖嘗勸二張言之然頊爲二張謀非爲唐謀也公之再相不數月而中宗歸又數月即立爲皇太子既爲太子即授河北道元帥往討突厥而以公副之突厥既退即以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未嘗還朝又明年聖歷二年己亥十二月始召公入爲內使明年六月遂卒紫陽綱目大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其予之也至矣凡仕武后者必書周某官婁師德卒亦書周納言惟公卒不書周原其心也攷武后臨朝稱制始以睿宗

爲皇帝尋以爲皇嗣終以公言召還中宗爲皇太子唐之嗣續未嘗一日中絶臣下雖事武后而武氏實唐毋后唐臣猶有可居之名況公始終外任初召爲相即以謀反下獄外貶七年再召爲相數月而復中宗又數月而副中宗往河北遂撫其地再召爲內使半歲而卒先後在朝無終歲之淹而汲汲於唐事實皆可攷非如婁師德輩之久處僞朝而隱忍無所爲也使天假之年則五王反正之事必身爲之惟自知其年已老故預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任反正事而又薦姚崇等以理國政其心苦其慮周而可以無稽之語稍訾之乎越八百

餘年而明有李文正公東陽其所遇與梁公頗類而心跡尤難明至今好刻論者訾之無異於梁公也攷文正清節天下後世所共知富貴固不足以繫其心其在孝宗之世以講官直諫知名弘治四年與謝文正公遷同入閣預機務時政闕失盡言極諫天下以為得人十七年重建闕里聖廟奉命祭告還朝疏言直隸山東旱災痛切敷陳併及江南東浙戶口耗軍伍虛庫無旬日之備官欠累年之俸恐事變不測直斥冗食之眾國用無經役煩賦重勢家請乞多親王供億重皇親網羅關津病商賈內官擾河道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又稱章疏動

爲內廷貴戚過罷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併加采擇其所論皆當時所畏而莫敢言者此豈有死生利害之見入其心哉明年與劉公健謝公遷同受顧命數諫帝失德不省武宗實錄稱羣小壞政東陽與劉健謝遷條陳十事指斥貴近因自劾求退健遷罷東陽獨留命下據案涕泣連疏乞歸不許蓋公名在三朝武宗素重公而兩宮亦言舊臣惟此一人不宜聽其去瑾不得已留之非公有所暱於瑾也實錄又稱瑾威權日甚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太去甚或疏

論廷辨無所避忌所以觧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栝多

否則衣冠之禍不知何所極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

即決去非之過矣實錄所論如此此非稗官小說所可

比也横雲山人明史列傳言焦芳助虐老成忠直放逐

殆盡東陽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

伯陳熊等皆得危禍賴東陽而解尚寶卿崔璿副使姚

祥郎中張瑋以違制乘肩輿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

覈邊餉失瑾意皆荷重校幾死並以東陽力救得釋瑾

又以匿名書詔百官跪奉天門外頃之令大僚及翰林

皆出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東陽力救獲宥瑾恚益

賊令戍其家舊盜七十人欲加新令東陽力爭得免實錄所謂解紓調劑信不虛也又稱內閣焦芳與中人爲一王鏊雖持正不能與瑾抗乃援楊廷和共事倚以自張已而鏊辭位劉宇代之宇去繼以曹元皆瑾黨東陽勢益孤然則文正之不附瑾也明矣其功尤偉者起用楊文襄一清使偕張永平寘鐇因結永遂誅瑾然後黜焦芳曹元用劉忠梁儲朝政始清其經營苦心無異梁公也夫大臣受顧命之重奸惡弄權委之而去則先帝之附託者謂何公不貪利祿不畏生死豈難於一去不去將爲其難者耳如公去無論國家安危莫之維挽彼

劉謝諸公身家不保烏能以一去鳴高苟全林下也哉

瑾因術士俞日明妄言其從孫二漢大貴遂爲逆謀令兵仗局太監具兵仗兩廣鎮監造弓弩皆藏於家將以八月十五日百官送其兄喪作亂適楊文襄與張永捷疏至以是日獻俘乃得緩期永至即密奏擒瑾逆雖未成視梁公之時若有間使其得逞弑逆之禍及於武宗吾不知劉謝二公何以見孝宗於地下也公旣孤立不與瑾爲黨瑾所不敢侮者惟公一人實國之重臣豈以一去爲高置國家之安危於不問哉余生平不附權貴孤立無黨遭遇

所謂聖主主聖臣直愚戇自遂屢攖舉戾所師法者在於不降志不辱身之古人而深知降志而不降辱身而不辱者之難能也後之人自度身當梁李二公之世處二公之地能如梁公受武后宰相之命而卽謀反周周能如梁公遭難復起不改初志卒復其故主乎能如李文正公盡言極諫不畏權貴乎能如李公孤立於羣奸衆惡之中不激不隨遇事匡救委任楊公卒去大憝乎能如李公位極人臣仕宦五十餘年而家無儲粟乎二公而外未見其人然則後之人毋輕議二公也

吳文正公從祀論

明世廟時張璁以議禮驟躋政府因大定禮制釐正孔廟祀典改聖人謚號易像爲主立啟聖祠增損從祀先儒博采成說誠有度越舊制者顧其中猶多未安其尤謬妄者莫若引謝鐸之言去吳文正公從祀謝之議吳也不過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耻仇虜以爲未合於聖賢之進退殆未考於文正公當日進退之詳又不知其仕元不足以爲貶也公七歲通五經十歲篤好

朱子學庸章句十五歲即厭薄科舉之學視世人榮利已不啻敝屣徙以祖父命勉強應試二十二歲中鄉貢一上春官不第即不復出其於宋猶如是顧疑其時移國變年已遲暮反干榮嗜進是鵝鶩之見以腐鼠而嚇鸞鳳也按程文憲鉅夫奉命訪江南遺逸公爲程總角畏友令郡縣勞迎强公仕不可勸公同行如京師一覽中原山川之勝比至京程復欲疏薦即治任南歸閻文康復贈詩有羣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之句大德五年宋亡已二十七載以董忠宣士選力薦詔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再詔不赴又四年授江西

儒學副提舉學職催請者六吏人催請者四文移往復凡數十卒不赴又五年授國子監丞仍不起都堂移江西行省遣官給驛具禮督促明年六月始至京上官益孟氏所謂廹斯可見不得議其屈節矣又二年授司業與同列議教條不合明年二月辭歸朝廷遣使追請徑往不復返又五年以直學士特起命修撰虞集給驛聘召不行集傳上意勸勉明年五月始行至淮南仍以疾辭歸又五年英宗特詔授翰林學士遣親臣劉孛蘭奚至家敦聘不得已至京復欲歸以河凍不得行明年泰定元年命與平章張珪等爲經筵講官七月詔纂修英

實錄明年正月移疾八月實錄成賜宴畢即命小車
出城中書亟遣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又九年乃卒
亦終不復出矣公之在宋也雖膺鄉薦未霑一命猶韋
布士耳身無文謝之官不得責以夷齊之節至於天下
歸元已久辛土皆臣十召而不起甫進而旋退官止於
師儒職止於文學有終日之介無三年之淹其於進退
夫復何憾昔箕子以紂之諸父爲紂之少師既親且重
然殷亡之後訪以洪範則對封以朝鮮則受益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疏遠之分既可以不死敦促之
勢又不容不出必抗節不屈而後可將箕子不得爲仁

人乎且元之大儒惟公與魯齋許氏公之在宋與魯齋在金其迹正同魯齋之從祀未有議之者獨苛於公何耶魯齋生於金章宗泰和九年己巳踰二十六年甲午而元滅金公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踰二十七年乙亥而元滅宋其爲久近無異也金亡後二十二年乙卯元召魯齋爲京兆提學聞命而即行宋亡後二十七年辛丑元授公國史編修再詔而不起魯齋仕元由提學歷祭酒中書左丞加集賢大學士領太史院事綑翔二十六年其榮也視公尤勝未聞以忘君親事仇虜責之者豈在宋則不可在金則可耶非論之平也至中外

之介則尤未達於理春秋傳所謂內諸夏而外四裔者謂居中撫外不得不有親疏遠邇之殊若旣爲中國之共主卽中國矣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不聞以此貶聖元旣撫有中國踐其土食其毛者必推其從出之地絀而外之去將焉往聖人素位之學豈如是哉張璁又引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詆鐸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侍郎焦芳謂所云前人者蓋楊士奇令天下詆其私庇鄉人不可又襲其非然當時鐸議竟寢璁因此言詆士奇與瀚溺鄉里之私忘君臣之大不知芳之言不足據也士奇

與芳人之賢不肖不啻薰與蕕言孰爲可聽宜不待辨且謂前人爲指士奇其謬尤甚公之祀也請之者爲慈利儒學署教諭舉人蔣明議之者禮部翰林院衙門而主其議者爲禮部尚書胡濙請者湖廣人主議者南直隸人楊特與議焉耳謂公之祀爲鄉人私庇可乎焦芳爲劉瑾私人士流不齒或借公議傾傳亦未可知祀典大事芳之言其足據乎天下事論是非人論賢否狥鄉人之私而庇之非也引鄉人之賢而避之亦非也繼公而起者爲康齋先生康齋聞望天下歸仁泰和尹直獨爲瑣綴錄毀之南昌張元禎亦謂聘君不必見人情不

拄祖逐也楊與傅既私庇其鄉人尹與張又私毀其鄉人豈江西人好惡獨相反若是哉康熙九年順天學臣蔣超特疏請復公從祀論張璁卒遽妄行之非勅下部議蔣非公鄉人不知何以仍格於部議而不行也今

天子聖人首出躬承道統必將釐正祀典在

廷諸臣多道德之士亦必能微顯闡幽推公難進易退之情辨公可進可退之義無附焦芳之奸以歷張璁之妄公祀之復行有日矣輒先為私論之如此